

喉，高聲叫喊，有上海里衢中倒馬桶人對媳姨之威力與雄風，隊員一聞怪叫，大多紛紛驚起，其仍擁被高臥者，李先生必掀被強拖，俟其起床而後已，全隊起床盥洗後，即群趨球場，先跑步繞場三匝，然後用細懸球於球門橫木之下，距橫木約尺許，諸鋒衛依次奔衝頂撞，周而復始，以練頭功，我職司守門，無所用其頭頂，故此一段時間我可作壁上觀，但朔風凜烈，寒氣侵骨，枯立反不能耐，尤以兩足爲甚，有時亦加入練習以取暖，繼則練習盤、帶、槍、截、與射門，我乃成爲衆矢之的，場爲草地，原有霜珠凝結，球一滾動，遍體皆濕，時間愈久，所吸收水分愈多，球亦愈重，最後可達數斤，諸鋒皆百步穿楊好手，準而且疾，兵兵一陣之後，我雙手青腫，十指粗圓，習爲常事，經過約一小時之練習，校方供應每人之鮮雞蛋兩個熱牛奶一瓶由工役送來，食畢略事休息，再至飯廳早餐，下午課畢，由校隊與二隊混合分邊作

練習比賽，約一小時，週六下午每約英兵或其他球隊作友誼賽，如遇雨天不能作戶外練習時，則在宿舍內由教練講解足球規則要點與傳授特殊技巧，每日如此，約經二三月之久，雖大雪紛飛，不之廢也。

在集訓期中，校方特爲校隊隊員另備晚餐，菜肴以牛肉雞蛋與富於營養之蔬菜等爲主，較之校中一般伙食豐美多多，名之曰 Training table，同學皆引以爲榮，亦有因妬生恨甚至謾罵者

回憶當年

民五北京交通傳習所，改爲鐵路管理學校，由交通部技監俞人鳳先生任校長，同學共有四班，一甲班，二乙班，三實習班，四軍官班，軍官班首先畢業舉行典禮之日，交通部總長曹汝霖親臨致訓，各班同學，均參加慶祝，晚間餘興，群推余即席作詩以誌賀，並限五言絕句，須用曹汝霖三字，嵌入句中，如不應命，

，但大多數都能明瞭學校之如此，一方面與維護隊員之體力與精神，及慰藉其勞苦，一方面則爲激勵一般同學從事體育活動，同學因隊員受種種優渥待遇，而又個個雄赳赳氣昂昂，於是襲以「督軍團」之「美名」，至於不離書本，不廢吟哦，手不觸球，足難出戶，文質彬彬之同學，則群呼爲「老爺」，當年「老爺」同學之在今日自由中國者，到處皆有，而「督軍」寥寥可數，我不禁爲「老爺」三呼萬歲。

葉在鋌 乃偉

應罰酒三十杯 被迫無奈，未假思索，立刻率成二十字交卷，只圖免罰，因忘其醜，今日回憶，不覺可笑，句云「藥榜看占鰲，掄魁讓汝曹，出山作霖雨，得路喜遊翺」，事隔三十餘年，當日舊雨，寥若晨星，（所有青雲得路之輩），亦多長眠地下矣，想念及此，能不黯然！